

青  
城  
十  
九  
俠

还珠楼主  
著



# 青城十九侠

(六)

还珠楼主 著

山东友谊书社

1988年·济南

**青城十九侠**

(全六册)

还珠楼主 著

山东友谊书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7印张 2286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0

ISBN 7-80551-149-7

I·33 定价：29.00元

## 第八十六回

雷叱霆奔烈焰千寻腾海起  
云笼雾裹金光百丈自天来

话说陈嫣等四人都是久经大敌，道法高强，见状情知有异，不敢冒失行事。先将遁光略停，运用慧目，往上下四外留神查看，一切景物果非来时原状。离潭上四面危崖十里以内，俱变成了浅红色的空砂土地，适见林木花树不知去向，连草都不见一根，到处浮起一层浅雾。那大一座离朱宫，也不见一点踪影，只百数十座大小亭子，隐现在环崖远近薄雾之中。来时虽曾见过，位列却是四九火宫阵法。再看天上天色，也似晚霞反映，成了一片暗沉沉的粉红色光景。

陈嫣首先识破入了厉害埋伏，低囑众人仔细，等辩明火宫蹊度，寻出门户，然后突然一下飞遁出去。正说之间，那条灵蛇见敌人上潭停住，带起千寻烈火，口中乱喷火焰银丝，冲扑上来。吃水云遁光阻住，不能前进。方自盘旋飞舞，怒啸发威，忽从侧面高峰上，流星过度般飞来一个酒杯大小的红丸，直朝蛇口投去。灵蛇见了，好似又急又怕，始而不住退缩，将头连摆，避了两次。峰上忽起异声，似在催促。紧跟着一条血红色的虹影由潭底飞起，直扑灵蛇，那红丸第三次又朝蛇口飞到。灵蛇见状，似知无法规避，一声狂啸，将口一张，吞了红丸。那条血虹也绕上身来，两下绞在一起，破空直上，闪电也似，略一掣动，便即无踪。灵蛇带

上来的千寻烈火也突然隐形，不知去向。

众人见状，料知形势不佳，敌人四九火官阵法已然现出。依了桑桓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仍给他一个硬走，破空冲逃出去。好在内外两层有真水护身，火势已无足畏，各人飞剑、法宝又极神妙，禁制任多厉害也无可奈何，怯它作什？陈嫣拦道：“我等斧斩灵蛇，天一真水能破三阳真火，敌人万无不知之理，依然火官阵图相困，当有制胜之策。少阳神君乃海外前辈散仙中有数人物，法力高强，门下弟子俱非弱者，全岛均有神奇埋伏。真水固可抵御真火，见此形势，真火之外必还另具不测之机。稍一妄动，便许落他算中。即便不能伤害，万一人困阵中，不能脱身，他却飞书向师告急，将少阳神君或别的厉害人物请来，岂非大错？这条灵蛇突然隐退更是奇怪可虑。裘、展、梁、孟四位一人不见，敌人虚实深浅尚不知悉，如何可以造次？火官阵法已现，四外火亭齐向中心对列，必有人暗中主持。我等只一通走，立即发动。此阵火官难度我还略知大概，暂时最好不忙，容我仔细观察门户向背，内中是否有隐藏别的机密，看准地方，运用全力，说走便走，或能脱出阵去。敌人为防毁损仙山景物宫室，又料我们必由上空遁走，所有火力必都用在下方。你看头上沉沉冥冥，全为红雾所蔽，不见一丝天色，那黑灵蛇隐退时又似上飞，厉害可想。我们只一往上飞起，触动火势，当空烈火必似火海自天倒倾，压盖下来。纵有这两层真水护身，火势如此强烈浩大，恐也抵它不住。就说无碍，敌人必将阵法频频倒转，挪移去路，使我置身无边火海之中，任怎飞行迅速也逃不出去。时日一久，身外水云逐渐耗干，一个也休想逃走。我们虽未必如此糟法，但也不可不防。”

冷青虹接口道：“敌人阵法虽现，尚无动静，何不将它引动，看看有无空隙可乘，以免长此相持，又生枝节。”陈媯道：“我何尝不是心急脱险，这层也早想到。但我奇怪这四九火宫阵法，火亭虽有四十九个，如今数来数去尚少四个，其数不全，明现空隙，敌人不应如此疏忽，是真是诈，难于断定，故尔踌躇。久持也属非计，大家留意，待我姑妄试之。”陈媯说罢，一面将先天金水遁法施展出来，暗中嘱咐众人用声东击西之法，故作往东方来路逃走。等将敌人埋伏引发，速即改道，由东南方，有五个做梅花形并列的红亭一面冲去。众人点头应诺。陈媯如法施为，故意去犯正路。手掐灵诀，往正东方一指，先有一片白光飞将出去。果然埋伏引发，当时红云滚滚，烟尘大起，四外数十座火亭一齐飞动，环拥上来。

丙火本是庚金克星，却因防到内中有诈，暗藏着先、后天妙用，庚金转生癸水，变成丙火的对头。三阳真火虽然力大，突遇克星，火的大部主力，又被火行者等主持人运向上空，急切间施威不得，竟被金水遁法阻住。陈媯原极内行，见敌人正面埋伏暂失效用，火宫阵势已难即时倒转变化，知如己意，有了逃路，更不怠慢，忙照预定方略，拨转遁光，星飞电掣，往东南方逃去。那五火亭本随正面埋伏发动，由万朵火云拥住，焰光电闪，迎面飞来。众人知道双方已成仇敌，阵中之火比潭底不同，除火以外还有别的厉害禁制，千变万化，虽然仗有两重真水护身，见此猛恶之势，也自心惊。石玉珠手持五丁神斧当先，一见五亭各发光焰万道，如火山一般飞来，正要用斧去砍，陈媯在后行法，一眼瞥见，方喝：“石道友且慢，我们不到万分无法，不可毁损主人法

物……”言还未了，那火行者等一千离朱宫众果如陈媯所料，看出敌人法力高强，已能随意出入千寻烈火，灵蛇已为所伤，惊急怒忿之下，决计发动全岛火力埋伏，制敌死命。但又防到火势猛烈，毁了仙山景物，料定敌人必由上空遁走，将真火主力齐聚上空。等敌人离潭上时，当头罩下，上下夹攻，浮空围困。火行者等以为如此一来，便是上天金仙也难逃毒手。及见敌人上来时，出了潭口，略为停顿，用先天金水道法贴在地面数丈，往东方阵门低飞冲去，心还暗笑：“敌人虽然认出火宫阵法，只知躲开上空真火主力，却不知难度变化，这当中阵门乃全阵紧要关头，怎冲得出？”忙即行法运用，欲发挥全阵威力诱敌入网。那知敌人甚为当行，竟是声东击西，他这里正面威力还未发动，敌人遁光倏地转往东南。

火行者因适才来了敌党窥伺，不合轻敌太过，将火亭毁去四个，全阵只此处破绽也吃敌人识破，此两举都是大出意料之外。知道一被突围冲出，过去不远便是离朱宫仙景最繁之处，投鼠忌器，便难免不被逃走。师父回山，如何交待？一面分人将空中真火升高，向前移动，一面倒转阵势时，这一手忙意乱，那里石玉珠吃陈媯一喊，猛想起来时五火使者所授火亭出险之法。刚要进去，桑桓恐失事机，已擦身飞过，抢向前面领导，口喝：“我们快照五火使者所说穿亭而过！”边说，当先往亭内冲去。众人本已警觉，遁光又是联在一齐，一人向前便全数追去。同时，火行者也将正门烈火发动，一排火山由斜刺里漫天涌来，万没想到五火使者已然泄机，会被敌人穿亭而过。众人冲烟冒火到了亭内，桑桓赶紧将亭心所悬火焰形法器如法扭转，藉由东方冲出。

那四九火宫阵法变幻神奇，威力绝大。众人虽有真水护身，也只暂时不受火伤。如非五行有救，五火使者无心泄机，识得火亭妙用，稍迟一步，正面火山涌到，五座火亭立分五面列开，将人围住，上下四外都有万丈烈火崩山倒海压来，火行者暗中再将阵势移向高空，由灵蛇所化神焰助长威势，火力越来越盛，生生不已，众人脱身不出，至多数十日便将瓶中所带天一真水耗尽熬干，休想活命。这一穿亭飞出，亭中法器倒转，立有千万朵火焰乱箭一般射将出去，以火御火，成了反克。这些火焰乃少阳神君所炼真火精英，比四外之火猛烈得多。火和火斗，互相冲荡排轧，那鲜红如血的火焰一飞出亭外，便连珠也似，不住在万丈火焰中自行爆炸，宛如万千迅雷相次爆发，电舞雷奔，震撼天地，声势猛烈，从来未有。晃眼功夫，那一排火山便被震荡分裂，前半已不能再凝聚，火势全被阻住。

火行者见状大惊。阵势已发，不比往日，有心纵取药人逃走，只借亭中真火去阻灵蛇，略缓势子，以免收势不及致为灵蛇所伤，便是真火威力，至多也只十之二、三，此时如稍疏忽，不特真火耗损，还有别的损害。当时急怒攻心，咬牙切齿，痛恨敌人，必欲得而甘心。一面赶急行法暂止火阵，使亭中火焰不再发出；一面命人前往复原，亲自率领宫众紧紧追去。这一延缓，众人已是脱险上升。那亭前半又在离朱宫上空境域以内，不能不加顾忌。一直追到了西海上空，方始二次发动烈火，将各人所炼丙火之宝纷纷发将出去。这里众人飞出岛境，遥见袭元、南绮、展舒、王耀四人驾遁光迎来。众人本自忧疑，见四人不曾失陷，好生欣幸，九人会合，往前飞驰。



四人问知灵药已得，也甚欢喜。石、陈二人询问四人何往，怎得未见接应。四人同说：“真险！”正要叙说前事，忽听身后来路“哄哄发发”风火之声，宛如海啸怒起。回顾，十来亩大一片火云，簇拥百十个奇形异状的道装童子，带着万丈烈焰，漫天盖地而来，疾如风飘电驰，迅速异常，晃眼天被遮红了半边，海水也被映得通红。众人原只飞离岛境百余里，因与展、王等人会合，略一停顿，竟被追近了些。遁光甚速，虽然未被追上，但也成了首尾相衔之势。

南绮见吕灵姑受伤，想起了适才“久候众人取药不出，下去探询，敌人许多无礼，又发烈火相围，如非展、王二人道法高强，几为所伤”之事，方大怒道：“少阳神君并未禁人求药，我们俱以客礼行事，并非强取暗盗。适才四人无故受他欺凌，因我们还有人在他潭底，未与计较，忍气退走。现在我们照他岛规将药取来，吕姊姊又受了伤，我们不寻他算帐，反而穷追不舍。以前少阳神君任人取药的话，明是断定烈火厉害，无人能下，假充大方，诱人入险上当，显他威风。等来人真有本领取走，便生吝惜，群起为仇了。可见这类夜郎自大的旁门中人，一个好的也没有。视此行径，欺人太甚！我们现有天一真水护身，在他火宫阵内和灵焰闾火源重地，千寻烈火之中尚且无奈于我，何况这些旁门子弟？反正是不肯罢休，转不如回身迎住，给他一个厉害，为吕姊姊报仇，少出我们恶气。”

石、陈诸人虽不愿结仇怨，但是敌人如此穷追，也实逼人太甚，未免心中有气。同时又见后面飞来许多法宝、火器，心想：“早晚仍被追上。就此隐身遁走虽说可能，一则太以示弱，二则照此情形，仇怨已成，将来仍要被他人寻上门

去。此时已然离岛，不在火宫阵地以内，敌人三阳真火已灭却不少威力。除此以外，别的更不怕他。反身迎斗一场，使他知道自己是相让，并非怕事。便日后乃师相逼时也理直气壮，有话可说。正拟议间，接连数十枝火箭已从身后飞到，只被真水所化水云阻住，不能近身。南绮、王炯、裘元三人心中实不服气，一面同声高呼：“诸位道友且住！”一面早各把飞剑、法宝由遁光内放出迎敌。石、陈等诸人刚将遁光暂停，漫天火云烈焰已如狂涛怒涌，簇涌着火行者等百余宫众，连同先发的法宝、火器飞驶而来。晃眼越过头去，将众人团团围住。火行者同了乃妻鬼女乔乔为首，指挥全体宫众，各逞威力，发出百余道精光血焰，箭雨一般上前夹攻。

这时，裘元等当先迎斗。裘元飞剑乃古仙人所遗神物，又得青城真传，本就厉害。南绮囊中法宝甚多，均非常品。王炯一动，展舒也跟着出手。展、王二人修道年久，法力高强。这四人无一弱者，凭那数十枝火箭如何济事？吃四人的剑光宝光迎头截住，会合一统，便成碎段。那火箭俱是三阳真火凝炼，断后并不下落，仍在遁光外面飞舞。展舒正要将它消灭，火行者等宫众遥见大怒，行法一指，满空断箭残光倏地融合，化成丈许一团血红光华，二次又朝众人打到。展舒看出此是真火凝炼之宝，已化成三阳神雷，众人虽有水云护身，这一震之威却甚猛烈。难得他自行凝聚，正好收去，以备后用。见裘元、南绮、王炯三人，正指挥剑光、法宝上前抵挡，忙喝：“且慢！”说时，扬手飞出一片乌云，风卷一般朝前兜去。

那神雷吃三人剑光法宝一逼，本快爆发，乌云恰巧赶前

飞到，一下刚刚兜住。同时，火行者等宫众也是赶到。展舒连忙将手一招，乌云便电掣一般飞回，逐渐收缩，变成一个不足半尺的锦囊，落到手上，轻软如棉，火光在内，隐约可睹。火行者想要行法夺取，已被收回遁光以内，来不及了。忿急暴怒之下，立意想将众人一网打尽。火行者一面施展各种厉害法宝合力夹攻，辱骂诱敌，一面暗下毒手，将强迫潭中灵蛇回复本来所化灵焰，隐隐分布四面高空。然后照着本门真传，运用玄功，如法施为。等准备停当，突化千百三阳神雷，雹雨一般凌空下击，只将敌人身外水云冲开，或是震散一些。这类三阳神火乃丙火元精化身，大有灵性，与前放火箭不同，得隙即入，多大道行的人也敌不住。外面再有千重烈火和诸般法宝、火器合围，料定敌人必难幸免。他这里正在暗中施为，石、陈诸人见敌人纷纷叫阵辱骂，法宝、火器满空飞舞，光焰万丈，声势浩大，恐有疏失，忙止裘、展四人切勿出战。只在遁光水云以内飞出法宝、飞剑迎敌，暂且相持，然后再打取胜主意，以求有胜无败。

众人议定以后，因忿敌人辱骂，各以全力施为。除五丁神斧石玉珠虽然略知用法，一则此宝并非宝物，从来不曾用过。敌强势盛，深浅难知。此宝威力原不止此，灵姑也仅仅能使用，不能发挥全妙。倘遇识者，有了疏失，如何可对良友？二则少阳神君并非左道妖邪，便他门人除了心骄自大，也无甚罪恶。前与本门结怨全出误会，与峨嵋、青城诸正派均有颇深渊源。此时虽成仇敌，将来终归化解，不便仇结太深。此斧神妙厉害，一出保不伤人。但能得已，还是缓和些好。众人已有许多法宝放出，何苦将事越闹越大，使其纠结不开？三则不似自己法宝、飞剑，可以由心所指，随意施

为。隔着遁光水云，用耐好些不便，为此不曾施展出去。

众人因火行者等虽然人数甚多，法宝、火器无不神奇，具有极大威力，无如遁光中敌人差不多俱是硬对，所用法宝、飞剑件件厉害，尤其陈、展诸人均精玄功五遁之术，道法高强，一任火行者人多势重，急切间不特不能取胜，所用法宝、火器反被敌人破去了十好几件，以为敌人伎俩不过如此。陈嫣和石、冷二人商量，人不在岛上火官阵内，三阳真火威力大减，已无足畏，意欲冒一点险，将瓶中天一真水再分放些出来，化作水云，将灵姑交给石玉珠护持，自己和冷青虹各用真水护身，飞出遁光以外，施展五遁玄功，给敌人一个厉害，打退回去。省得长此相持，纠缠不开。

三人议定以后，石玉珠刚把灵姑由冷青虹手中接抱过来，手中玉瓶也交给了陈嫣，待要照计行事，对面火行者恰好行法已毕。先以这类法术狠毒，发出来的三阳神雷，比起岛上原埋伏的烈火还要厉害，并还累及好些生灵遭殃，灵蛇元气耗损，重炼也极费事，意向踌躇。及见同门官众纷纷挫败，敌人所用飞剑、法宝丝毫未损，自己这面却丧失了许多，怒火攻心之下，更不暇再作顾忌，意将多少年来，只在强敌当前放起空中示威，护卫岛宫重地，备而不用灵蛇火精所化“三阳神雷火网”施展出来。一声怒啸，将手一挥，率了全体官众，立即升空而起。紧跟着，咬破舌尖，手接血滴，合拢一搓，往下一扬，千百缕火丝箭雨一般四下分射。密布空中的神雷火网，立即暴发出万千点比电还亮的银光，雹雨一般往火光中打下。

这时，众人存身之处四外已成了一片火海，千百丈烈火红光中，包围着亩许大小一片水云。火光、宝光里外相映，

霞辉灿烂，电舞虹飞。三阳神雷再自高空打下，千霆雹碎，银光乱落如雨，“砰訇轰隆”之声震撼大地。海水沸立，矗如山岳。景色雄丽壮观固是奇绝，声势之猛恶也是到了极处。

陈嫣接过玉瓶，如法施为。瓶中天一真水正化作一股轻云般的祥氛飞将起来，待要包没陈、冷二人全身，忽见通光外面许多敌人，倏地各收法宝、火器升空直上，势急如电，迅速已极，看去行动一律，又是一直上升，未往回路逃遁，并非势穷败退，情知有异。忙令众人将法宝、飞剑暂行收止，先勿穷追，静以观变。陈嫣随说，随运慧目仰面查看。猛瞥见当顶烈火光外昏红暗沉，不是正经天色，相离海面也低。知道此时烈焰上烛，天空云翳早被冲退。三阳真火与寻常之火不同，火外无烟。天色为火光反映，理应四边灿如红霞，高空正中天心仍有青色，不应如此一体昏茫低压。敌人又恰在此时突然上升，料定必有毒计。再一谛视，敌人晃眼工夫已然飞出火层之上。因有千寻烈火阻住目光，由明视暗，和火外天色一样，用尽目力只隐约看出一点迹相，不能真切，心疑岛上九宫火阵已然移来。陈嫣方喝：“敌人不战而退，必肆险毒，诸位留意！”猛又瞥见由空中敌人影里，射出一片血雨般的红光。刚道：“不好！”空中星雨流天，万千三阳神雷已当顶下击。到了水云层外，迅雷霹雳纷纷炸裂，立时海水横飞，热浪排空，高起数十百丈。吃烈火一烧，全成了沸汤，四下飞洒。

这三阳神雷威力厉害，猛烈无比，所中之处便是高山大岳，也成齑粉，熔成浆汁，何况如此繁多势盛。天一真水只能灭火，却禁不起这万千迅雷密集猛震。始而众人在火光水

云之内，被神雷震荡的东摇西摆；后来神雷越往后越盛，密集如霰。水云遁光最还未被击破，却似星丸跳掷，飞高上下於千寻烈火、万点银光之中。最厉害的是，神雷乃火之精所化，具有灵性，能合能分。每一迅雷，先只酒杯大小一团银光，一与水云相触，便即暴涨，大约亩许，和吹泡一般，倏地化为无数银色焰花，一齐炸裂。雷数又多，直似万千天鼓相次怒鸣，比寻常霹雳何止百倍！任是有道之士，置身其间，也由不得耳鸣目眩，心惊神悸，难以自制。那些银色焰花并不消散，随着一震之威过去，又由四外往中心聚拢，由大而小，由分而合，逐渐缩小，往空升起。经火行者等行法一指，仍为神雷，往下猛击。生灭相继，永无休歇。

众人想不到敌人竟如此厉害，一面强自防御，各运玄功支持；一面护持吕灵姑，以防不测。各自惊惶，想不出什善策。火行者等见众人虽被神雷打得满空飞舞，却仍伤他不得。又因天一真水是火的克星，时候一久，三阳神雷便有了损耗。情急忿怒之下，拼着多耗真元，将同门宫众选出四十九人，按照四九火宫躔度分列空中，一声号令，一起行法，各将舌尖咬破，化为血光，喷将出去。这一来，三阳神雷平增了若干火势。

众人在火光中还未觉查。忽见数十团栲栳大的银光火射星流，夹在千万银星之中，分四面自空直下，挨近水云便天崩一般纷纷爆裂，声势比前越发猛烈，火光竟被打沉下了百余丈，几乎降落海面，知道厉害。如被打入海底，不特无量生灵遭殃，而且这千里以内海水齐成沸汤，敌人必定运用三阳真火使水火交济，增强威力，更难脱身。只得各自运用玄功，同驾遁光，冒着烈火迅雷往上升起。刚刚升到原处，又

是数十团银光当空打下。陈嫣因见散势太强，不以全力支持，决难禁受，心中焦急，把心一横，也拼着耗损元精行法。把左手中指咬破，待要施展最恶毒的法术抵御时，不料烈火围攻时，久又经这一次迅雷猛击，虽然真水有克火之功，未被战入受伤，却是互有耗损，外层水云无形中消耗了许多。

众人身在火光以内，因见万雷齐发，始终被水云挡住，不曾攻进，情势又异常紧迫，震撼危疑之下，一时疏忽，竟未顾及。等二次迅雷打到，火势愈甚，水势愈衰，一片连珠霹雳爆发过去，外层水云竟被震穿一洞。外面烈火拥着许多银星立即乘虚飞入，纷纷化为神雷灵焰，一齐炸裂，其力绝猛。第二层法宝、飞剑结成的光罩，也被震荡开一个裂隙。雷火相继攻入，又复爆发，来势神速。

陈嫣行法未及施为，又值被击下降，情势危急异常。如非内里还有一层水云笼罩，众人虽有法力，也是骤手不及，非受重伤不可。幸而五行有救。陈嫣手正持着玉瓶向外发放，见状大惊，不顾行法伤人，忙即缩回左手，慌不迭将手中玉瓶向外连甩，将瓶中所剩约有少半天一真水，齐化祥氛，飞射出来；同时众人忙自运用玄功，将二层宝光加紧连合，以防再有空隙。石玉珠见事危急，又把五丁神斧先伸向前抵御，才未被雷火继续飞进。那先飞进来的雷火先吃了五丁神斧一擦，又吃瓶中飞出的水云一裹，全数消灭，才保无事。

但是，外层水云已为迅雷震散，化为片片祥氛，飞舞火海之中。内外隔断，空自可惜，不敢妄自收回。中层飞剑、法宝强弱不等，有的禁不住烈火迅雷烧击，毁损既是可惜，再被敌人攻入更难抵御。内层水云比前厚密得多，瓶中真水

已然用尽，后难为继。暂或无害，久则可虑。何况，神雷威力比前远胜，就这么震击之势，久了也是难当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匆迫抵御，手忙脚乱之间，火行者等官众见敌人身外水云已破，俱都大喜，益发施展全力下击。众人正在鼓涌上升，还未升到原处，第三次迅雷又复打下，这次竟比前两次还要猛烈。那遁光外的千寻烈火也加长狂焰，由红色转成白色，发出震天价怒啸，与万千霹雳之声相应，焰光如潮，轧挤上来。

众人见雷火之势一次胜似一次，眼看数十团银光挟着银星如雨晃眼临头，照此无数大小迅雷更番连击，每次加重加强，如何能敌？方觉要糟。就在这危机密布，一发千钧、满天雷火就快打到之际，猛瞥见一片金光由逃路那一面疾逾电掣，横海飞来。映得眼前奇亮，满空红白火焰齐耀金霞，正挡在众人遁光之上。当空大小神雷也恰在此时打到。双方势子都急，真个不差一瞬，众人便被打中。那神雷打在金光之上，立即爆发，万雷怒裂，声势自然较前更猛，那金光竟连动也未动，晃眼展布越广，金光之下，一片祥光，涌护着一个貌相英俊童子，赤足短衣，臂插一柄玉钩，腰系宝囊，光华闪闪外映，通体细白健壮，美如冠玉，一手指定头上金光，一手持着一件法宝，正在向空施为。

众人见状，料知来了救星，不由精神大振。忙即定睛看时，石玉珠认出那短衣赤足小童，正是日前曾往香兰渚求宝、峨峨派掌教妙一真人齐漱溟历劫多生的爱子、武夷山神僧寒月的爱徒——小神僧李洪。心想：“三阳神雷何等厉害，竟能举重若轻，一到便即止住。小小年纪，想不到有如此高深法力。”忙和众人说了。休说那裴元夫妇，便陈、



石、展、王、冷、桑六人，也都自愧弗如。众人念头刚转，李洪扬手处，突发出一股黑风，先只得尺许粗细，激如涌泉，渐上渐大，直上数十丈。金光突然开裂出一个亩许大洞，那黑气便直冲上去，一会中断，上半金钵由洞中穿出，金光重又合拢。

这时，上面三阳神雷仍是密如贯珠，震天撼地，打个不休。下面还有千寻烈火和一些残余的雷火灵焰，俱吃金光上下隔断。李洪重又将手中金钵往外一扬，黑气二次由内飞出，由小而大，笔也似直飞入烈火之中，约有一、二丈长短。停住以后，便如神龙吸水，巨吻鲸吞，四外烈火，万壑奔流，齐往黑气中卷进。眼看海面上浮空千寻烈火由盛而衰，由密而薄，约有盏茶光景，全被吸尽。那一股黑气吞完烈火，突往金钵中投去，一晃不见。

李洪随向众人含笑飞来，高声说道：“没有事了，老藏在里面作什么？还不快些出来。”众人忙收遁光上前，互相通名叙见。众人谢了相助之德，并问怎得来此，是否有人请托。李洪笑道：“说来话长。大家说我年轻，也不想他们初学道时年纪是大是小。谁来请我？自奉家师之命许我下山行道，前往峨嵋省亲回来。正觉闲得难受，无心中听人说起诸位道友的事。忽然想起四年前我乘家师出门访友，闻说金禅、石生两兄在括苍山诛一怪物，偷偷赶往凑热闹。到后一看，怪物已然伏诛。金、石二兄同了甄易四兄弟也早回去。

我见山景甚好，玩了半日。刚要起身回去，遇见两个装束奇特的少年，欺我年轻，言语失和，动起手来。被我行法困住，说了他们几句。内中一人忽说大话，说他是离朱宫中侍者，奉命出来采药，忘带法宝，所以为我所败。如有胆